

一场关于佛教与文人的互棚闲话

本书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佛教，以及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人，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相对轻快的氛围里，与读者一起拂拭历史的风尘。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杨伯◎著

皆是灵山花下人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

中国物资出版社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杨 伯◎著

皆是灵山花下人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 / 杨伯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 8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047 - 3900 - 1

I. ①皆… II. ①杨… III. ①佛教—影响—文人—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145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李慧智

责任校对 孙会香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 //www. clph. cn](http://www.cl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3900 - 1/D · 0075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7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234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9. 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引言



—

市面上关于佛教的书很多、很火，大体可分三类。

一类，是佛教徒写的，目的在于传道。这样的书，读不读不重要，信不信才重要。信，句句是真理；不信，字字是咒语。

一类，是历史学家写的，目的在于清理佛教历史。这样的书，态度大多相当严肃，水平则是参差不齐。无论良莠，对读者都是挑战，没有三年五载的训练，不容易读懂。

一类，是畅销书作家写的，基本属于心灵鸡汤或成功学。这样的书，佛教只是幌子，假定读者，是那些情感失败者，或未来的成功人士。

这本书，也与佛教有关，但和上面三类不太一样。

本书作者对佛教抱有极大的尊重，但并非佛教徒，写作的目的，不在弘法，而在于谦卑地观察与理解。

本书作者对情感失败者或未来的成功人士抱有极大同情，但不想以他们的导师自居，更无良策可以奉送。

本书的主旨，可以这样概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佛教，以及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人，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比较接近上述第二类读物。但是本书又与严格的学术著作不同。从消极的方面讲，本书缺乏集中的论题、明晰的论证、学理性的结论。从积极方面讲，本



书恰恰希望避免傲慢的概括与论断，更愿意在相对轻快的氛围里，与读者一起拂拭历史的风尘。

说到底，本书不过是关于佛教与文人的豆棚闲话。

二

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概括基督教与大乘佛教在世界史上的作用：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

赢得亚洲的路线图是这样的：

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三编第七章）。

作为与基督教征服欧洲同等重要的大事件，佛教并未在亚洲引发欧洲式的政治分裂与社会冲突，与佛教有关的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也不

像基督教在欧洲遇到的那样强烈。

对于中国信徒而言，佛教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道德信条、行为准则，使他们得以从崭新的视角观察世界以及自己的生命。但是这套新的教义，从来没有变成强迫性的意识形态，取代中国旧有的思想传统。相反，在皈依之前，中国的信徒们，首先是信仰的改造者。只有当作为外来者的佛教在各方面都不再显得格格不入时，人们才热情地接纳它。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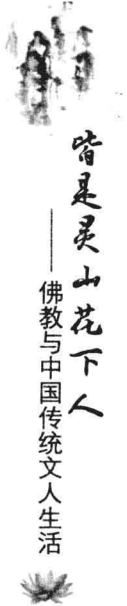
中国佛教化，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语言、建筑、美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要就佛教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发些感慨，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若欲具体描述影响发生的过程和细节，则难乎其难。这方面，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未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佛教中国化，涉及经典的翻译、解读，教义的取舍，制度的改革，生活方式的调适。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这方面，也有待历史学家的劳作。

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的双向进程，必然对身处其中的个人产生深刻影响。这影响，不仅有信仰层面的，更有生活层面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信仰层面的，而是生活层面的。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仅需要宏观的历史考察，也需要具体而微的个案解读；不仅要关注思想合乎逻辑的演进，也要关注个体心灵的矛盾与驳杂。本书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为避免把书写成历史掌故的汇编，我试着清理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之下，或辨义理，或品诗文，或讲“八卦”，视需要而定。同一主题之下出现的思想和故事，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历史本来如此，我只是最大限度地对之保持忠实。历史没有义务合乎逻辑地发展，历史中的人也没有义务合乎逻辑地生活。矛盾，有时正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我设定的主题有五个：信仰选择、偶像崇拜、读书生活、政治生活、情感生活。这是一个读书人的生活中最常涉及的五个方面。重点不在佛教，而在文人。我想讲的，是文人如何看待佛教，如何通过佛教审视自己的生活。可以写的、应该写的，肯定不止这五个方面。每一方面里，可以谈的，肯定不止现在这些。但既然是豆棚闲话，也就无须求全责备。



作为作者，我先对自己放低了要求。一本小册子，能引发读者的一些兴味与联想，吾愿足矣。

每一章的末尾，我设置了“深入阅读书目”，目的是就相关问题，为读者精选几本可读、耐读的著作。有兴趣的读者，若能经由此书与它们相识，也算我的功德一件。

三

如果不是慧智大姐的邀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写一本关于佛教的书。

这件事，本来就不太符合生活逻辑。接触佛教，始于大学，从图书馆借过一部《释氏十三经》，带到课堂似懂非懂地看，唯一的作用，就是催眠。年纪稍长，自虐般地啃过几部佛经和关于佛教的经典著作，但也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学术规划中，总是尽量绕佛教而行，因为试过才知道水有多深。直到现在，我充其量算是佛教的热心读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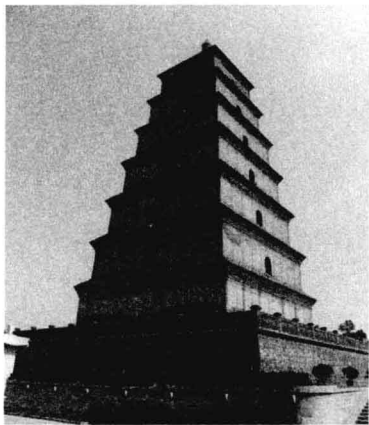
此事又有合乎逻辑的一面，那就是我对信仰问题的强烈兴趣。读外国小说，最在意俄、法文豪笔下那些关于信仰的天人交战。念中国诗文，也喜欢寻找类似的情感冲突。可惜，西方文学中得到深入开掘的宗教体验，在汉语世界里（至少是古代），并不多见。能否由此断言中国文化存在信仰缺失呢？恐怕不能。较为合理的推测是，中国文人是以较为不同的方式处理信仰问题的。要理解他们的方式，唯一的办法，是借助他们的眼睛，审视他们的信仰。佛教，根本绕不开。

不敢碰，又绕不开，与佛教有关的信仰问题，成了我萦绕于心的长期困惑。

四

2010年12月，去了一趟西安，游慈恩寺，登大雁塔。

塔很新，一层层地上去，随处可见现代技术制作的佛教法器和宣传品。登塔者，多半对玄奘求经的壮举不太关心，倒是各种精巧的饰物，能令他们稍作停留。最热门的，当然是塔里供奉的舍利，跪拜者甚众。有虔诚的跪拜、笨拙的跪拜，还有被家人、爱人、恋人胁迫的跪拜。在他们身后，我把脚步放轻，加快。



大雁塔

塔中无甚可观。凭塔眺望，是齐整大气的现代西安，现代到发不出半点思古之幽情。这已不是杜甫“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的大雁塔了。

来到大雁塔，最惦记的，当然还是杜甫、岑参、白居易、李商隐。唐人进士及第，照例杏园赐宴、曲江会饮、雁塔题名。考不上的，也不妨前来沾沾灵气。这里，几乎是他们走向成功或者失败的第一站。

杜甫们的名字，已经找不到了。雁塔入口处，以及院落里，摆着不少明清人的题名石刻。逐个巡视，竟也遇到不少故人。杜甫、李商隐、明清进士，大概也曾跪拜过塔中舍利吧？有人虔诚，有人笨拙，也有人，只是敌不过朋友的起哄，跪跪而已。

恍然领悟，塔未变，塔中人未变，古今一也。信仰与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我把问题想得简单了。

那时，忽然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五

这本书，就是长期困惑和一时冲动之后的副产品。动笔于庚寅之冬，搁笔于辛卯之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世界，仍然自顾自地猥琐荒唐着，不禁感佩菩萨长驻世间的大智大勇大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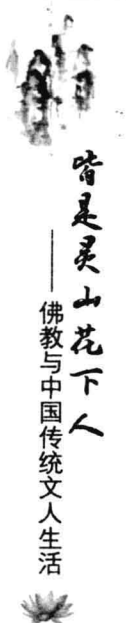
是为记。



目录



第一章 卫道与皈依（一）：一个反佛者的佛教生活	1
一 夕贬潮州	3
二 宪宗的愤怒	5
三 树敌无数	7
四 反佛的理由	9
五 反佛的先驱	11
六 韩愈的道统	12
七 柳宗元的回击	16
八 躲不开的佛光	21
九 韩愈之死	30
深入阅读书目	32
第二章 卫道与皈依（二）：一个与佛无缘的佛教徒	33
一 谢灵运与慧远	35
二 谢灵运与慧琳	42
三 谢灵运的隐居	45
四 谢灵运的佛学修养	47
五 谢灵运的性格矛盾	51
六 谢灵运之死	55



七 焦虑与救赎	58
深入阅读书目	67
第三章 卫道与皈依（三）：无念无住的生活艺术家	69
一 九死一生	71
二 东坡居士	74
三 一念清净	76
四 无念无住	78
五 本来面目	81
六 东坡之死	85
深入阅读书目	87
第四章 观音与维摩：佛教与中国文人的偶像崇拜	89
一 何方神圣	91
二 普度众生	93
三 千手千眼	101
四 游戏人间	108
五 金粟如来	113
六 维摩死了，观音走了	123
深入阅读书目	126
第五章 山林与寺院：佛教与中国文人的读书生活	127
一 寺院中的喜剧	129
二 寺院与社会	132
三 慧远和隐士们	134
四 慧远与陶渊明	137
五 “雕龙”者刘勰	142
六 山林中的士人	149
七 徐霞客的见闻	153
深入阅读书目	155

第六章 救世与避祸：佛教与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活	157
一 佛教与政治	159
二 革新者柳宗元	161
三 失败者柳宗元	169
四 传说中的出家人	177
五 并非传说的出家人	181
六 剃发剃发	187
深入阅读书目	189
第七章 无情与深情：佛教与中国文人的情感生活	191
一 情欲问题	193
二 节情复性	195
三 被批判的爱情	200
四 不愿动情的才子们	203
五 交合败道	210
六 被保佑的爱情	213
七 情、道两不妨	216
八 情、道两相妨	217
深入阅读书目	224



第一章

卫道与皈依（二）：
一个反佛者的佛教生活



面对一种宗教，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立场问题：信，还是不信？如何信？如何不信？对于普通民众，这些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甚至根本不成问题。对于中国士人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

本章以及接下来的两章，希望通过三个个案，揭示中国文人面对佛教的三种态度。

韩愈是坚定的反佛者，他把反佛本身当做信仰，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他的一生不断努力与佛教划清界限，其实是被佛教文化包围、浸染而不自知。更有趣的是，他严肃的、缺乏幽默感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竟比同时代的佛教爱好者更像一名信徒。

谢灵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智慧的佛教徒之一。他以自己的才华，为佛教的中国化、文人化作出了极大贡献。这贡献，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讽刺的是，无论在佛教史上，还是一般的文化史上，他是最不受欢迎的佛教徒。他的生活方式，处处体现了传统中国文人的高贵与顽劣。无论高贵与顽劣，都与佛法关系不大。

苏轼既不反佛，也不佞佛。他只是略带幽默地倾听佛的声音，并与之对话。对于佛教中几乎迷狂的信仰的部分，他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佛教中丰富的人生智慧，则被苏轼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可亲可敬的东坡居士，或许是佛教在中国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知音。

一 夕贬潮州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宪宗皇帝下诏，贬刑部侍郎韩



愈为潮州刺史。韩愈不敢怠慢，即日启程。走到蓝田时，遇见了远道赶来送行的侄孙，韩愈百感交集，写下一首七言律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像

韩愈说：我一大早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晚上就远贬潮州；即便如此，我也不后悔，因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替伟大的君王兴利除弊，是每个臣子应尽的义务；虽然不后悔，还是觉得有些酸楚和无奈；身后是云雾缭绕的秦岭，面前是积雪覆盖的蓝关；想家，可是早已望不到家；上路，可是连马都畏惧那未知的旅程；我这一把老骨头，恐怕是注定要葬在那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吧。

韩愈这一生，经历过不少政治挫折。每次受到打击，他都会写些诗、文，为自己辩护，为自己鼓劲。好像从来没有一篇文字像这首诗一样，每个字都浸泡在委屈、自怜与不祥的预感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还得从宪宗皇帝说起。宪宗是唐朝的第11位君主，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统治者。众所周知，在唐玄宗的晚年，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帝国始终陷溺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在众多危机里面，最严重的一件，就是藩镇割据，不服中央管束。这既是内忧，也随时可能演变成外患。玄宗之后的几任皇帝，分别是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他们想解决藩镇之患，却都以失败告终。宪宗即位之后，花了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制伏几路最有势力的不臣藩镇，把帝国声威提振到安史之乱后的最高峰。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喜欢慷慨地称他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像历史上很多功业卓著的君王一样，这位“中兴之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命。为此，他愿意求助于任何技术，任何宗教。

晚年的宪宗，沉迷于道教的丹药服食，也对佛教充满敬意。他听说凤翔法门寺藏有释迦摩尼的指骨舍利，便命宦官持香花前去迎取。佛骨一路进京，在皇宫停留三日，又送往京城各寺供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民百姓，皆为佛骨痴狂，奔走施舍，唯恐在后。富豪之家，自然出手阔绰，贫贱之家，亦不惜废业倾产，更有甚者，不少人烧顶灼臂，以自残显示虔敬。



法门寺舍利宝函

韩愈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举国若狂，便给宪宗写了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论佛骨表》。在这封信里，他严厉地批评了佛教，也严厉地批评了宪宗，甚至建议宪宗把那几节佛骨舍利投诸水火，彻底毁掉，以使国人永远免受蛊惑。此表奏上，宪宗震怒，遂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从来都不缺乏信仰者，也从来都不缺乏反对者。如若推举历史上最著名的反佛者，韩愈大概是不二之选。我们这本谈论佛教的书，恰恰要从这位最著名的反佛者开始。想要了解一个人，不仅要听他的朋友怎么说，更要听听他的敌人怎么说。想要了解一种宗教，同样如此。反对者往往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在敌意和歪曲之中，透露出意外的真相。

二 宪宗的愤怒

韩愈不过是在信里说了几句逆耳忠言，宪宗若真的是“中兴之主”，他的反应是不是有些过激了呢？设身处地站在宪宗的立场上想一想，他的做法还真的不算过激。

我们得看看韩愈的信里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说的。《论佛骨表》一开篇，韩愈就把佛教贬斥为“夷狄之一法”。接下来，他回顾了这“夷狄之



一法”同中国的关系。

他说：上古的时候，中国没有佛教，但那时的君主都很长寿。黄帝在位 100 年，活了 110 岁；少昊在位 80 年，活了 100 岁；颛顼在位 79 年，活了 98 岁；帝喾在位 70 年，活了 105 岁；尧在位 98 年，活了 118 岁；舜和禹也都活过了 100 岁；再往后数，殷、周两朝的君主也大多得享高寿。

他又说：东汉明帝的时候，佛教传到中国。结果怎样呢？明帝在位只有 18 年而已。他之后的中国，真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短命的君主、短命的王朝层出不穷。而且，越是虔诚奉佛的王朝，寿命越短，宋齐梁陈，无不如此。像那位梁武帝，前后三次舍身奉佛，朝廷祭祀，也不见荤腥，甚至身体力行，昼日一食，真是虔诚到极致了，最后竟为叛乱者胁迫，活活饿死。

他还说：大唐开国的几位皇帝都是非常英明的。太祖、太宗、睿宗都对僧人和寺庙进行了必要的约束。可是，想不到陛下你却背离祖训，反其道而行之。

韩愈的论述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圣明的君主都不信佛，圣明的君主都长寿，所以圣明的君主都是因为不信佛而长寿的；昏庸的君主都信佛，昏庸的君主都短命，所以昏庸的君主都是因为信佛而短命的；宪宗皇帝信佛，而且信得很过分，所以呢，他不是圣明的君主，他也很困难因此长寿。

韩愈的逻辑，实在一点也不逻辑。理性地审视，他对历史的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的确是位出色的古文家。从上古的明主到近世的昏君，一路堆垛下来，简直把宪宗逼到绝境：只要信佛，就不是明主，只要信佛，就亡身、亡国。

宪宗自以为是“中兴之主”。一位建立不世功绩的“中兴之主”，照例有权力搞些劳民伤财的盛典，迎佛骨，就代表着这样一场盛典；一位建立不世功绩的“中兴之主”，照例有权力做些万岁万万岁的美梦，迎佛骨，就鼓舞着这样一个美梦。现在韩愈却断言他错了，还强调他的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因此错得无可辩驳。在韩愈的滔滔雄辩下，宪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此远离佛法；要么，承认自己是伤身误国的昏君。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韩愈错了。于是，宪宗果断地向世人宣布韩愈错了，而且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位在道义上被逼至绝境